



诗林折枝

我爱乌柏
不是因为它在文人骚客的眼眸里
一抹丹红流淌出千年诗行
也不是因为它“一经霜信便成丹”
被冠以自然的宝藏
我爱乌柏
因为我沉浸在这座城市
读懂了它肌理深处的生态密码——
像一位丹青大师
用诗意的笔触调绘出人间四季
装扮了这座城市的绰约风姿

煦风丽日
懵懂了一个冬天的乌柏
急不可待地向春天寄出情书
一串串嫩黄的花穗
慢慢舒展成心形的绿叶
将一缕缕阳光剪成碎金 洒落一地
纤细的枝条带着不屈的韧劲



书海观澜

收到吴茺老师的诗作《同行者》时，掂了掂，第一时间想起之前看到的冯杰老师为该书作的序——《鲸鱼上岸》。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竟错记成了“巨鲸上岸”。待把重2.2斤、厚4.7厘米的书往书架一比划，在我单薄的书架上，《同行者》还真是一头巨鲸。

拿到书俩月多，看了将近“2斤”，是跳跃着看，读后感十分丰盈。想说点啥，但不知从哪儿说起。所有的感受，以及感受引发的多维空间的感受，聚拢不到一个点，或者一个面上。就像戈壁滩上的风滚草，原本是在一个点上，枝杈伸向四面八方和天空，十分丰满、很好描绘。但随着另外章节的“引领”，这棵风滚草被拔起，被“诗风”吹得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山水林田湖草沙，对流层平流层甚至太空……风滚草滚向哪里，新的时空又覆盖了原来的时空，有时终点又回到起点。滚来滚去，直到把大脑干死机，打开的文本界面一片空白，半天敲不出一个字。

一天，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两个字：纠缠，是的，就是纠缠。这部耗时16载、总共3万多行的诗作，读后的感受就是这两个字。当然，是广义上的纠缠，各种纠葛、缠绕。

诗，在文学体裁里站位比较“高端”。之所以“高端”，多因为抽象，尤其是目前。具象化的诗歌，几乎被挤到了门框上。读《同行者》的感受，套用小品里演绎“伟大”一词——伟大太大了，《同行者》的抽象是——抽得太“像”了。不但抽得太“像”了，意象味更浓，满篇皆是。本就不咋懂诗，又碰上这头“巨鲸”。所以，对其架构铺设、人物关系、情节推进等技术成分，通通不懂。谈点感受，都是蒙的。

我浅显的理解，本书的主旨，就是开篇的句子：“白与黑、虚与实，一个物体的正反两面；虚若伴若虚同行，由远而近，由近及远。”——一个虚的我，一个实的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我、一个灵魂的我，“两人”双胞胎似的结伴而行（我揣摩书名就是由此而来）。从浩瀚的时空来，又回到浩瀚的时空去。就像在漫长的人生之河上漂流，其间发生了2.2斤纸的故事。故事里的“双胞胎”，时而一分二，时而合二为一；一会儿义结金兰，一会儿割袍断义。“双胞胎”相互纠缠的同时，与世间万物也进行了藤缠树、树缠藤般的纠缠。

是的，在3万多行的诗丛里，作者与

孙女弹钢琴，我全程陪同。一曲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过后，孙女说：“爷爷，咱们做个拍手的小游戏吧！”我一边答应，一边把手伸过去。“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女孩驾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儿；你拍三，我拍三……”接下来，又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过后，孙女又说：“爷爷，不拍手了，你给我讲个你小时候的故事吧！”于是，就有了下边“英雄救美”的故事。

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女生，上课前突然问我：“你闻到臭味儿了吗？”我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顺着臭味儿闻了过去，这臭味儿是



榴花

品读乌柏

建平

兀自向阳 只管向阳
任凭光与影在枝叶上跳着轻快的
芭蕾

告白对春日的钟情
整座城市都氤氲着浪漫的气息

夏日炎炎
乌柏从唐宫夜宴中走来
身姿袅袅雍容优雅
层层叠叠的绿叶撑开巨大的伞
在路边 在水边 在公园
一棵树一片绿荫
鸟儿在枝叶间雀跃鸣叫
每棵树都是热情的
分明是在向人们发出邀请——
乌柏荫中系莲蓬
酷暑的城市陡增了一丝清凉

秋霜浸染

乌柏成了“园林九月画图中”的绝
美主角

树叶逐渐褪去绿色
染上浅黄橙红赤紫
成熟的果子像绽放的梅花
红的艳丽 橙的丰满 白的素雅
神奇的调色板
绚烂了一个季节的寂寥
让人不由惊叹——
哪里来的天工圣手
把城市的画布涂抹得五彩斑斓

待到冬日
树叶片片落尽
曾经缀满繁华的枝桠
露出虬曲苍劲的筋骨
刺破蓝天
晕染成一幅瘦寒的水墨画
密密斜织的线条

你我皆是“同行者”

——读吴茺老师长诗《同行者》

郑胜玲

万物在纠缠。与动物纠缠，也与事物纠缠；与宏观纠缠，也与微观纠缠；与形而上纠缠，也与形而下纠缠；与洪荒时代纠缠，也与未来世界纠缠；与山川河流纠缠，也与日月星辰纠缠；与花鸟鱼虫纠缠，也与鱼鳖虾蟹纠缠……自己与自己纠缠，万物与万物也纠缠……

其间，正义与邪恶在纠缠，清醒与混沌在纠缠，高尚与卑鄙在纠缠，喜悦与悲伤在纠缠，坚守与放纵在纠缠，抗争与沉沦在纠缠，纯洁与堕落纠缠，忠诚与背叛在纠缠，情理与现实在纠缠，呐喊与沉默在纠缠，理智与冲动在纠缠，自由与禁锢在纠缠，执念与释然在纠缠……

再其间，青山与溪流，土地与青苗，春阳与冬雪，晓风与残月……皆在诗行间缠缠绕绕、牵牵绊绊。

据说，纠缠的最高境界，是量子纠缠。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这个词儿，想必《同行者》就是这种纠缠。其实，一直不知道啥叫量子纠缠，专门用AI查了查。它嘟嘟噜噜说了一大堆，也没听懂，便私下认定，可能是相爱相残的一种“绞杀”。过程中没有对与否，就像书中所言，白与黑、虚与实，只是物体的正反两个方面。

《同行者》里的纠缠，纵像一根藤，串起了作者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横像一张网，覆盖了世间的各种况味。其间，不乏文学的浪漫，不乏美学的判断，更多的还是哲学的思辨。原先还准备摘录些经典句子，如写算盘“滚圆串珠排列智慧，无穷小到无穷大”，还有“奔跑的马从来不会下跪”“剪刀跟着裁缝走街串巷”“风走在风里、风在风后”，等等。越往后翻，好句子越多，索性这里省略3000个。

家里有五个亲戚，是个20多岁的女孩，学基础教育的，有幼儿园及小学教师资格证书。一天午饭后，她将《同行者》翻阅了半个多小时。我有意问她看得懂不，平时也是手机不离手的女孩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眼神仍有些迷茫地说，好像是写作者的成长经历吧，从童年写起。这样说也没错，她还看出了作者运用了虚与实两个身份描述。

阅读《同行者》，不由会想起那句名言：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确，对这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我感觉像一部情感工具书，或者叫情绪工具书。翻开某一页，情绪很容易被人带入。也许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但读者已经代入了自己的故事，引发对自身的慨叹。不管是与

书里的若虚，还是虚若，都成为人生某个阶段的“同行者”。与作者漫长的“同行”过程中，不时擦出火花，产生共鸣，开始同频——“同行者”，都有过一样的“曾经”。

曾经的“爱上层楼……”曾经的“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曾经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曾经“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也曾经“仰天大笑出门去……”也曾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最终，是“三十功名尘与土……”是“但愿老死花酒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宋人蒋捷，也曾经通过三个场地的三场雨，概括人生的过场：“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至最后，在僧庐下听了一场雨，并且“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他听了一整夜。至此，不管是居庙堂之高，或者处江湖之远，是进也可，退也可，通透得很，如佛家的空。亦如“序诗”里的句子：如约的紫藤时光不再/夕阳残照里，风歇野渡/且听流水呜咽。

读《同行者》，如聆听一部有关生命的交响曲，有时间与空间碰撞的回响。

与吴茺老师相识已有20多年。那时作协活动多，时任市作协主席的王斯平老师，动不动就将人马拉到辉县市的山里。白天开展活动，晚上就去山路上瞎遛遛。一次，领队的王斯平老师，走着走着忽然站定，抬头望向天空，说：“看，灰机！”空中有条航线，经常有飞机拉着白烟划过。此时，黑黢黢的夜空，确实有个小红点在慢慢移动。自此，“看，灰机”成为文友们的固定“词条”。后来进山，凡看到有飞机飞过，就有人说这个“词条”。如今也是。

当时传说市作协有四大才子，吴茺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吴茺老师儒雅而内敛，说话细声慢语，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不像其他几位才子咋咋呼呼，斗个地主还能“拍案而起”。甚至有个老师，在手腕上还用浓墨写上了个“忍”字。“几大才子”虽然是戏谑，但其作品和声望，真正是市作协的中流砥柱。

与吴茺老师虽然同是原阳县人，均有乡村生活经历，但他描述的一些乡村情景，我感到很陌生，比如做碱。做碱，他在《同行者》里描述过。在《我的山、我的河》里，讲述得更仔细，像是当时农活里的一项大工程。土地是生长植物的，怎么会长出化工原料，长出白面儿碱？不可思议。当然，也有很多熟悉的东西，比如野菜。荠荠菜、黄花苗、酸木浆等。每出现一棵，就感到特

像极了季节写给苍穹的誓言
默默陪伴着城市
礼赞冬日的静谧安详
蕴藏着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希望

春夏秋冬
枝叶荣枯
我时常凝望乌柏
痴痴地凝望
虽然不能像诗人 画家 摄影师一样
把它写在诗里 画在画中 定格在镜头里
细细地品读
却领略了光阴流转的缤纷神韵
感悟了轮回不息的生命张力
徜徉 驻足 凝望 品读
我更迷恋上这座城市
深深地迷恋
浸透了它的每一个角落

别亲切。看看手上，似乎还有野菜汁液浸染的痕迹。

吴茺老师工作几次辗转，皆是行政单位，均担任重要职务。都知道，行政事务不是一般的繁杂，坚持文学创作，需要很大的定力。不单是时间分配，还要不被某些东西浸淫。用时16年，创作一首“诗”，如果不是纯粹热爱，几人能耐住这般漫长？她却作品本身，单是这样的意志和精神，就很让人敬佩。

聊起吴茺老师，自然就聊到她夫人王春花，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春花姐——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春花姐有一双X光般的眼睛，看人直达内心，看事直通内核。这种天赋也是把“双刃剑”，运用到文学创作上，自然是好事，也因此她的作品是“立体”的，可以多方位欣赏。但一些事物看得太清、太透就不是什么好事。

我与春花姐是灵魂朋友。一聊天，能谈上一两个小时。从文学，最终扯到“人学”。原先想，这么通透的春花姐，怎么看都不谈一些事情呢。后来不这么想了，这样热烈、纯粹、唯美、孤傲的灵魂，身边还有几个呢？

吴老师与春花姐，既是灵魂伴侣，又是平常夫妻，灵魂伴侣，万里挑一。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两人相互倾慕，可谓比翼双飞。但日常生活，亦如万千夫妻，也是瓶瓶罐罐、磕磕碰碰。

春花姐应该是《同行者》第一个读者，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赞赏有加的评论。后来聊起来，我俩有同样的感受：这部作品，背景、立意、叙事都太宏大，评论起来无处下嘴。觉得说了可多，又好像啥也没说。其间，还对吴茺老师进行了适当的调侃。姐就是姐，老师就是老师，如果老师变成了姐夫，我想这篇稿子或许会有些许亮点。

时值初夏，大地泼翠。在美好的季节，跟随着《同行者》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旅行、一场生命的再体验。曾经的“山是山，水是水”，也曾经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最终“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切回归生命的原色。就如《同行者》尾声所言：

细雨停歇，太阳依然明亮/久违的阳光洒落后参差的森林/野火烧过，遍地倔强/每个叶片都闪耀着钻石般的银光/水彩挺拔向云，雪松比肩迎风/山杨树叶片上下翻转，喧闹热烈与生机……

生命的原色，就是这个季节的颜色，一切都充满对生长的渴望！

形的时候，班主任站在了我们面前，指着我说：“好啊，光天化日，竟然大打出手。看来，你还真是打架的老手呢。去讲台边上站着！”

上课了，我站在讲台的左侧，露出不卑不亢的神情。整个教室，所有同学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有冷眼旁观的，有咧嘴嘲笑的，也有伸出大拇指点赞的。突然，我的同桌女生，一边举起左手，一边说：“报告老师，你弄错了，他是在为我打抱不平。”然后，同桌把恶作剧的始末重复了一遍。老师疑惑地看着我说：“这是真的？”我立马儿点了头，说：“是！”老师又转向孙子根兄弟俩问：“是这样的吗？”兄弟俩低着头不吭声。老师客气地对我说：“冤枉你了，回到座位上去吧。”然后，对着孙子根兄弟俩训斥道：“做了坏事儿，还不敢承认，不像个男子汉。现在，知道你们该干什么吧？”兄弟俩乖乖站到了讲台边儿。

“爷爷，那后来呢？”孙女双手托着下巴问我。我笑嘻嘻地对孙女说：“我那个同桌的女生，现在呀，正在厨房给我们做饭呢。”“啊，原来是奶奶！”孙女恍然大悟。



典籍寻微

仁于当仁

——《世说》说(十五)

公羽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司马睿的幼子，母为宣太后郑阿春，即前面说到的为她把春秋改为阳秋。晋元帝司马睿是东晋的第一位皇帝，司马昱是司马睿的幼子，已是第8位皇帝，可见因政局动荡或短命，此前历任皇帝在位都不算太长。司马昱在位仅8个月，就郁郁而终。司马昱这个人“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可见适合当名士，不适合为皇帝。这一段说他当皇帝前任抚军大将军时，“见鼠行迹，视以为佳”，参军以手板批杀老鼠，他“意色不说”，当然更不忍为此责打参军，“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恐怕不行吧？这仁义得有点像“影帝”了。

皇帝也罢，诸侯也罢，因为不当的仁慈坏事的不不少。《左传》中，对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因仁慈而败亡的事，有生动讲述。当然，襄公是不是霸，还有不同的说法。“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及济”。宋与楚在泓水对峙，宋军已成战斗队形，楚军正在渡河。“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履痕处处

古木沉香

韩晓艳

车在福建磻溪的山道间盘旋，窗外是漫山的茶畦，一垄一垄，层层叠叠。一直伴随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转过一个弯道后，我们下车，走了几步，那棵茶树就出现了。

它站在路口，背后是竹林，墨绿的竹海是它的背景。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一棵800岁的红豆杉。800岁是什么意思？大概宋末的时候，它就在这儿了。树皮是炭黑色的，是被800年的风雨一寸寸染透的黑。裂开的纹路深得像刀刻似的，一道道，是时间走过的脚印。

最惊心动魄的是它的姿态——整棵树明明白白地分成两半：一半活着，枝叶苍翠，在雨后洁净的空气中舒展着苍翠；另一半却是死的，从主干中部向上，焦黑的木质裸露着，是被天火舔舐过的残躯。焦痕的边缘参差不齐，碳化的木质在光线下泛着幽暗的光，仿佛还能闻到数百年前那场雷火的气息，滚烫的，带着硫磺味儿。

可就在这生死交界之处，奇迹发生了。焦黑的主干中央，不知何时裂开了一道缝隙，从裂缝里，一棵青竹挣了出来，直直地向上升长，竹竿青翠，叶叶鲜亮。竹根扎进古树最深的空洞里，从腐朽的木质里汲取养分，反过来又用这一身的青翠，为半死的古木披上了一份生命的衣裳。

“胸有成竹”——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词。虽然这棵竹与成语的含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如此具象化，具象得让人惊讶居然会有这样的巧合。古树用残存的躯体托举着新竹，新竹用青翠的生命点缀着古木。雷电劈开了它，却没有杀死它；死亡侵蚀了它，却也为新的生命让出了道路。

树下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很松软。我走近古树，掌心缓缓贴上那一道道焦痕，粗糙的、颗粒般的触感，像是多年前的火焰，至今还有余温。那道天崩地裂的雷火之后，这棵树就这么站着，活着的一半继续生长，死去的一半坦然展示伤痕，中间还长出一棵年轻的青竹，活得比谁都精神。

风吹过，红豆杉的枝叶簌簌颤动，茶坡上的茶树也跟着漾起涟漪，一层的绿从脚下漫向远方。我忽然明白

公曰：“不可。”掌管军事的官员对他说，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河时，请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行。“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楚军渡河后还未形成战斗队形，有人又建议进攻，宋襄公仍说不行。这就是“不鼓不成列”。“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直到楚军阵势已成，宋军才发起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在战斗中，宋襄公也要求“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年长者。这哪里是在生死相搏的战场，分明是在寻找优抚对象！

有人统计，《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可见孔老夫子对仁的重视。但孔子处事也是有原则的。《论语·宪问第十四》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人问，用恩德来回报怨仇，怎么样？孔子反问，那恩德又应该用什么来回报呢？应该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我觉得孔老夫子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不过腐，爱憎分明，语义绝不含糊。

司马昱当皇帝，是给恒温当傀儡皇帝。当然，是时也是，也是势也，由不得司马昱。但以司马昱的派派，会曹髦那样，“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坦然受死吗？恐怕有点难。

了，这片茶园的特别就在这里。那些茶树，就在这棵古树的俯瞰之下，它们的根须在地底与古树的根须交织，它们的叶片在风里与古树的叶片低语。一棵经受过天火的树守护着茶园，长出的茶叶会是什么滋味？

我在山下的茶室里找到了答案。茶是今年的新茶，就采自古树俯瞰的那片茶坡。盖碗中，沸水冲下去时，香气就漫开了——不是花香，不是果香，而是一种深沉的木香。闭上眼，仿佛能听见雨后山岩的气息，能尝到竹叶尖上那颗将坠未坠的露水。茶汤在茶杯里漾着琥珀般的光，入口柔润，香气有着奇妙的层次：先是山野的清气，那种晨雾的凉；然后是古木的厚重，那种被时间浸透了的醇；最后，喉间竟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竹韵。竹韵很微妙，静下心来，闭上眼，才能捕捉到。

我端着茶杯，看汤色在光线下变幻，忽然就想起从古木裂缝中长大的竹子——它一定把自己魂魄里最干净的那部分，注入了这片土地，注入了茶树的根系，最终化作了这一丝丝清冽的余味。原来万物真的相连，原来死亡可以这样坦荡地孕育新生，原来最深的伤痕里，真的能开出最干净的花。

离开时，能望茶坡，那棵树在暮色中成了一个剪影，活着的一半与死去的一半在渐暗的天光中融为一体，分不清边界。只有中间那棵竹子的轮廓，在深蓝色的天幕下，依然清晰，依然挺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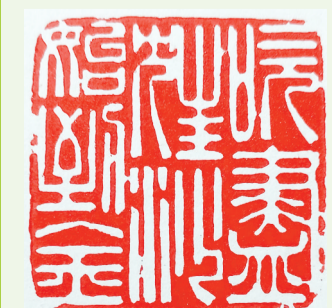
原来“活着”最壮丽的模样，从来不是完好无损，而是伤痕累累却依然向着天空伸展枝桠，坦然露出每一道疤痕。不是忘却死亡，而是把死亡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让焦黑的躯干长出青竹，让裂开的伤口照进天光，让雷霆的印记成为年轮里最深的刻痕，刻进骨头里，长成新的骨血。

车转过山坳，古树最后一点影子也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在竹林前，一半生，一半死，中间长着青翠的竹。它就那么沉默无言地站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

你看，这就是生命——
在灰烬里生出的竹，在裂痕里透出的光，在必死的命运里，长出的那一点点不肯熄灭的绿。



艺术天地



吹尽狂沙始到金

篆刻
赵富强 作

学到穷源自不疑